

特别呈现

每一位战友的军旅生涯中,都会经历许多难忘的“第一次”。第一次站岗、第一次打靶、第一次跳伞……“第一次”常常不完美,也许是沮丧,也许是恐惧,但“第一次”是一种开启。它开启了一段路程,见证一种成长。回望初心,那些点点滴滴的“第一次”,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之源;把这些“第一次”串联在一起,就是我们军旅生涯的珍贵印记和宝贵财富。

——编者

跳过恐惧

■第83集团军某旅特战六连四级军士长 田义成

身处800米的高空,我确实有点慌。隔着直升机的舷窗向外望,地面上的房屋越来越小,慢慢变成了“火柴盒”;纵横交错的乡间道路愈离愈远,织成了细密的网;晃动的机舱和螺旋桨的巨大轰鸣带来立体冲击,让我仿佛置身“灾难大片”的现场。想到即将从这样的高度一跃而下,我感到心快跳出了嗓子眼儿,甚至有点后悔当初参加跳伞的决定。

班加点才能勉强跟上。日子一长,我心里不是滋味,很多个夜晚,望着窗外的点点星光,我难以入眠。前不久,听说旅里要挑选一批伞降骨干,尽管从未接触过跳伞这一训练课目,我还是二话不说就报了名。为啥?作为老党员、老骨干,咱不能落在别人身后。况且,谁不想体验一把在蓝天翱翔、与白云共舞的感觉?

都说“摔个跟头,捡个明白”。第一次的失败,更加激起了我的斗志。再次走上高台试跳,我把精力全部集中到稳定动作上。果然,第二跳我稳稳着陆。挑战接踵而来,高板吊环、模拟操纵架,我穿梭在多个场地反复训练。集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,我的双腿常常肿得老粗,走路也一瘸一拐,晚上睡觉都要靠双手把腿搬上床。我们有句俗语:三肿三消,才上云霄。意思是在训练中,只有双腿经受了从肿到消、从消到肿、再从肿到消的过程后,才有可能领取上飞机的通行证。为了能成功跳伞,我还是咬紧牙关,最终完成了所有地面动作的训练。在战友们的欢呼声中,我争取到了“首跳”资格。

“零环”之后

■新兵 付艺森

今天,是我来到部队后的第一次轻武器实弹射击。一大早,我们就整齐地站在实弹射击靶场。连长扯着嗓子为我们作实弹射击前的动员。他声音很大,但讲的什么,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实弹射击开始,握着步枪,我的两个手心早已冒出汗。听着声声刺耳的枪响,我的心也跟着枪声怦怦直跳。班长连点了三次我的名字,看我仍站在原地不动,便急得狠狠地推了我一把。我跟踉跄跄撞入射击位置,只听连长用洪亮的嗓音下达命令:“全体注意,卧姿装子弹。”其他战友听到命令后立刻用规范的动作趴下。我也战战兢兢

地趴在射击的靶台后面,可装子弹的手不由自主地一直发抖。“打开保险,开始射击!”“砰!砰!砰!”我们这组一号、三号、四号位置的枪声都响了,唯独我还在迟疑着没有击发。这时班长走到我身前大声说:“调整呼吸,打开保险,瞄准击发!”我大脑里一片空白,只能两眼一闭扣动扳机,“砰——”就这样,我稀里糊涂地完成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打靶,10发子弹射击结束,我的成绩是零环。

想:这下可完了,不但丢人现眼,当名标兵的美好理想也变成了泡影。我越想越懊丧,泪水不由得掉下来。这时,班长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新同志嘛,第一次打不好没关系,出现紧张情绪也是正常的,想开点,今后努力克服就行。”班长越这样讲,我心里越不是滋味。回到营房,我一头扎进寝室的床上。午饭时,班长把饭打来放在我的床前,极力劝我吃点。几次端起碗,但喉咙中总像堵着一团东西,我怎么也吃不下去。心中在自责:战士练好手中枪是最起码的要求,可我怎么打靶这么



乐天派

牛首山下“放牛班”

■柳广洲 王莹

那年冬天,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入伍、被分配到牛首山下武警宁夏总队吴忠支队的大学生士兵沈杨,一跳下运兵车,激动的心情尚未平复,就被眼前的景象泼了一盆冷水。雪后无处下脚的泥路一直延伸到中队门口,光秃秃的树干毫无生气地立在道路两侧,三排平房组成的营区又老又旧,周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,只有养殖场里偶尔传出几声牛叫……“这就是牛首山?简直是个放牛班嘛……”沈杨摇摇头走进了营区。“音乐学院的高材生,露两手!”迎新晚会上,大家像看宝贝似的看着沈杨,希望他能给这个地处偏远的中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色彩。沈杨拿出一直陪在身边的笙吹奏

起来。悠扬的旋律,空灵、深远,原本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。一时间,官兵都沉浸在他的音乐声中,如痴如醉。表演如此受欢迎,让沈杨有些意外。老班长苟鑫荣告诉他:“中队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了。白天兵看兵,晚上数大灯。报纸要5天后才能到,接收信息基本靠电视,大伙实在心烦时就到旁边牛场里去狂吼……”沈杨听着,眼眶湿润了。苦地方是锻炼人的好地方,一代代坚守在这里的战友们的敬

又可爱!一次,他忽然想起法国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,灵光一闪:“何不用音乐给官兵寂寞枯燥的生活增添些色彩。”他将组建乐队的想法告诉了排长康浩,两人一拍即合,就将乐队定名为“放牛班”。理想很“丰满”,现实却很“骨感”。乐队组建之初,没有乐器,他们就凑钱买来架子鼓、吉他、键盘等,中队尘封多年的电子琴也派上了用场。为练好主音吉他手,沈杨的手指常常被琴弦划



身。想起曾为跳伞付出的努力与汗水,我暗暗告诉自己,唯有迈过恐惧这道坎,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特种兵。若是这个时候认了怂,被战友们笑话是小事,对自己来说将是一辈子的遗憾。

“三步离机,含胸、收腹、屈腿,重心向前……”我反复默念跳伞动作要领,做好离机准备。“跳!跳……”随着投放员的命令,大家相继跃出舱门。拼了!我抛掉一切杂念,紧跟前一名战友向前冲去。刚离机,身体便急速下沉。“嘭——”洁白的伞花在晴空绽放开来,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。顾不上欣赏高空中的景色,我不断调整操纵带,向着落点飞去。地面上的参照物越来越大,我紧并双腿,做好着陆准备。20米,10米,5米……拉下操纵棒,我稳稳地降落在着陆点附近。麻利地隐蔽好伞具,我按照战斗编组,向着目标地域迅速潜行。穿行在深山密林之间,我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。今天我终于战胜了恐惧,圆了跳伞梦!我坚信,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,一定能成为一名能打仗、打胜仗的特种兵。

(俞博、马松波整理)

差!看我情绪低落,班长语重心长地说:“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,也不可能不受挫折,但受了挫折必须站起来,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”接着班长又讲起他自己的第一次打靶,“入伍后我第一次实弹射击,也是由于心里紧张,装错标尺,还受到了新兵营的通报批评。但是我跌倒后再爬起来,通过几年的努力还被树为标兵。”

接下来的两周,为帮我克服胆怯,班长在训练中引入功能性训练法、核心力量训练法、循环式训练法,增加绑腿接力跑、信任背摔、穿越电网等心理行为训练课目,我的胆量慢慢地在训练中提高。战友们也把日常训练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我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克服胆怯心理,在下次射击打靶中用最好的成绩回报他们的帮助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新兵营组织的第二次实弹射击中,我5发子弹打出了49环的好成绩,终于在挫折过后,收获了成功的喜悦!

(王建波整理 高旭尧制图)

跨越雷场

自新兵入营以来,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行为训练,增强新兵的心理素质和抗挫折能力。图为新兵一连在训练间隙开展跨越雷场心理游戏。

(尚鹏摄影)

破,缝满创可贴。工作间隙、节假日,都成了他们排练的时间。由于技术不熟练,最初表演时还是难免出现一些尴尬,演着演着跑了调、断了弦、对不上节拍,有的战友打趣称他们是“放牛”乐队,可是这些都不能浇灭他们创作的热情。

日复一日的努力终于换来回报。在总队电声乐队比赛中,凭着一曲摇滚版《钢要炼》惊艳登场,“放牛班”乐队一举斩获总队电声乐队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,从此走进官兵视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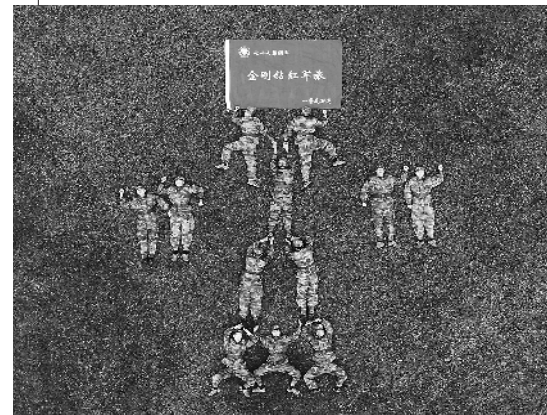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,随着同样热爱音乐的姚磊、朱康顺、林鑫、陈愈舒等战友的相继加入,“放牛班”乐队不断壮大,作品也越来越多。野营拉练、“魔鬼周”极限训练,都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。《橄榄绿的哨位》《老兵》等原创歌曲相继出炉,展现着火一样的练兵热情,深受官兵的喜爱。

快乐军营

近日,第77集团军某旅支援保障连的官兵通过航拍视角,用一组生动有趣的“创意照”,表现军营生活,诠释别样青春——

无创意 不青春

■杜泽南 陈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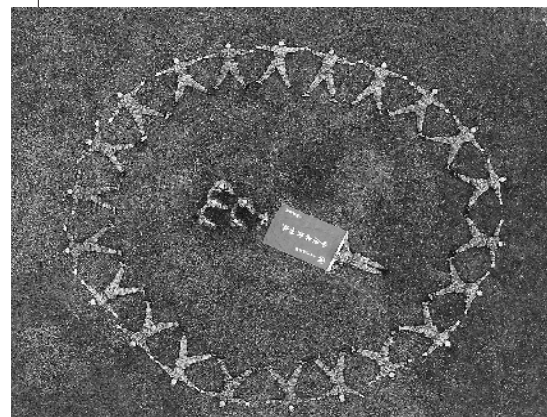


把荣誉举过头顶,不抛弃、不放弃。

不抛弃不放弃

“不行了,不行了……”刚刚跑完5000米又进入翻轮胎、攀越高墙项目赛,耐力本就较差的陈铭鹤,不禁打起退堂鼓。看着比自己两个腰还粗上一大截的轮胎,他使出浑身力气,憋得满脸通红,也没能将轮胎翻起来。突然,一双有力的大手撑在轮胎边缘,陈铭鹤感觉浑身一松,猛地一下把轮胎翻过了身。陈铭鹤一回头,看到班长坚毅的面孔。“班长,你怎么又折回来了?”陈铭鹤内心像是打翻了五味瓶。班长一言不发,只是加大了手上的力度。无声的鼓励给了陈铭鹤坚持的

勇气:“今天就算倒,我也要倒在终点线上!”终于到了最后那一堵高墙,胜利就在眼前。大腿却传来阵阵酸麻,陈铭鹤精疲力竭。此时,小队的两名老兵拉住了他的双手:“把手给我!后面的我推一把,走!”这件发生在训练中的事给了战友创意的灵感,画面就定格在终点前:两名老兵拉着陈铭鹤的手,身边的战友为他加油鼓劲,身后的战友做他坚强的后盾。战友们用身体摆出的画面,活像一个字,士兵的“士”!



连队是个大家庭,人人都是主人翁。

人人都是主人翁

“为什么不安排别人干,为什么要我做!”下连不久,指导员就将连队直到发绀的那一天的任务派给了杨国平。从未接触过这项工作的他,心中有点抵触,几次出板报都是草草了事。一天,指导员把他叫到身边:“你看我的这块手表,时针、秒针都在不停运转,是什么在推动它?”说着他揭开手表的后盖,“这是齿轮、螺丝……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零件,这块手表就失去了运转的能力。我们连队的每个人也是一个‘小零件’,虽然大家分工不同,但是使命是一样的。”杨国平陷入了沉思。他想起老

班长临转业前的两个月,仍在忙着为连队刷墙、修架子车、检修热水器。直到发绀的那一天的任务派给了他。作为连队的一员,我有责任为连队多做些事。”杨国平彻底想通了,他主动找到指导员表示以后一定用心做好每期板报。战友们把这个“板报风波”用一幅钟表的画面表现出来:画面中央的连旗就像钟表的轴心,将大家都连接在一起;周围的战士象征着钟表上的各个零部件。只有大家齐心协力、各司其职,“钟表”才能转动起来。



青春路上,我们陪你同行。

我们陪你同行

“曹鹏,你每天一有空就‘猫’在学习室,是不是都不洗澡!”面对班里同年兵邓召义的调侃,即将军考的曹鹏不禁一乐,“我只是考学又不是闭关修炼!”邓召义若无其事地从兜里拿出一瓶“免洗洗发水”放在曹鹏书边说:“这可是我特地给你找的,天天看你挠头,可别等你考上头都秃了。”看着战友远去的身影,曹鹏内心涌上阵阵暖流。回想起自己刚刚报完名回来时,差点以为走错了班。班里的战友整齐地站成一列为他鼓劲:“加油,我们看好你!”“以后打扫卫生的活儿就让我来,你安心学习!”自从他报考以来,大家

主动为他分担了不少工作。有一次,凌晨五点,因为学习太累,曹鹏趴在书桌上睡着了,一醒来就看到班长李维康正披着大衣,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。“大冷天别感冒了,吃碗热面,暖和暖和。”“祝贺你,终于成功了!”当人力资源科的干事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曹鹏手上,班里的战友们抱着他热情欢呼。“‘创意照’的画面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:前方的连旗代表着追逐的梦想,战友们正向着曹鹏飞奔而来,给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全力的支持,照亮了曹鹏前行的路。”(文中图片 李维邦摄)